



十

錦

圖

美国

萧

逸

著



萧逸作品全集（之九）

十 锦 图

「美国」萧逸



萧逸本名萧敬人，原籍山东荷泽，现居美国，著名武侠小说作家，早期从《无忧公主》和《七禽掌》两部书起始，即已博得读者的喜爱，三十余年的武侠小说创作，已使他成为声誉海内外的武侠宗师，各类华文报纸争相刊载他的作品，其代表作有《马鸣风萧萧》、《饮马流花河》等。另有许多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再次引起轰动。他的作品构思奇巧，人物个性鲜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责任编辑:邓积仓

封面设计:永生

电脑制作:许荣

中国●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萧逸作品全集》自序

还记得那年——1986年春，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时间真快，屈指算来，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

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千舸争流，万花怒放，真是多彩多姿。二十年的改革开放，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尤其是这几年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

我们知道，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两者并进，才是谋国之福。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就显得格外重要。

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拿起笔来，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

正有了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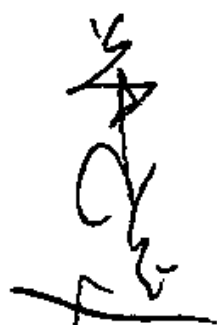
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在此无情的铁律下，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它的去留及其定位，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执笔者你我，焉能等闲事之，不小心从事乎？！

《箫逸作品全集》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我内心感触良深。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但却未必就此打住，说到“全集”更似有夸大之嫌，无论如何，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武侠小说”部分的绝大部分，遗憾的是，其中一部分——七十年代初期，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以后由“环球出版公司”集结成书，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于今竟然全部流失，一部也找不到了。于此之外，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为香港、新加坡两家日报，每日撰写专栏杂文，为时三年之久，算来字数亦有可观，因非小说，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读者应该有“知”，不觉哧哧，就此一笔带过。

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时而脸红心跳，冷汗涔涔，不觉掩卷叹息。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早年旧作，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藏拙也难，“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今以“全

集”出版，说不得一并陈上，读者明目，以察秋毫，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三十年书剑春秋，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正是欲语还休，知我谅我，幸不为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有伟大的民族，才有伟大的作家，以此标竿，期相自勉。



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

目 录

第一章	天池之约.....	1
第二章	神珠失窃	35
第三章	丑女多情	68
第四章	白雪山庄.....	103
第五章	借花献佛.....	137
第六章	巧遇良师.....	173
第七章	忘年之争.....	207
第八章	投桃报李.....	243
第九章	有女怀春.....	277
第十章	桃色陷阱.....	313
第十一章	天罗地网.....	348
第十二章	明珠之约.....	382
第十三章	送佛西天.....	417
第十四章	冤家路窄.....	463
第十五章	路见不平.....	485
第十六章	红鬃烈马.....	518
第十七章	刀山剑阵.....	552
第十八章	美丽使者.....	585
第十九章	爆出冷门.....	618
第二十章	冷夜无情.....	651

第一章 天池之约

西风怒吼，彤云乍开——

仰视上天，但见白云一线，漫天的大雪，点缀着大漠天山，放眼望去，天地间，是一色的“白”！由不住你自牙缝里抽出一个“冷”字！

绕过了乱石崩雪的后峰，远远地，你就可以看见那所谓的“天池”了。

那是一块平坦的峻峰，方圆有里许大小，四周是万仞冰涧，有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立在云天之间。

这时候，正有几个人，自不同的方向，向这天池峰顶上行去。

天池岭上，耸立有五所茅亭，为鹅掌大的雪花，堆得厚厚的，高高的，看过去，已有些不胜负荷，可是，那白的确是美的化身。

试想，在孤峰岭上，有几所茅亭，该多么富有诗情画意，那么，这几个人，该是来赏雪的吧！

首先上来的，是一个着黄衣的高大和尚。

这和尚约有七十上下的年岁，生得长眉细目，面相清癯，黄色的僧衣下，是一双黑缎云履，胸前垂着一串核桃大小的念珠。

他上得峰来，对着正中的一个伞座，合十一拜，一言不发

地步上了左面那座茅亭，亭内置有蒲团，他就盘膝坐了下来。

紧接着，自天池的前后左右，陆续地又上来了几个人，那是一个中年的文士和一个妙龄艳妇，一个矮小的老乞丐，最后上来的，是一个秃眉白面的老尼姑！

这几个人，上得峰来，相互一礼，各自步上一所茅亭，盘膝坐好，并不多言。

中年文士和妙龄艳妇，乃是夫妻的身份，他二人步入一亭。至于那个老乞丐和尼姑，他二人却不是一起的，分占着两个亭子。

老尼姑还带来了一个青衣少女，生得亭亭玉立，眉目清秀可人，她可能是尼姑的弟子，一双玉手上，捧着师父那一口青鲨鱼皮鞘、杏黄色剑穗的古剑。

这么几个不同身份的人，各占一亭，五所茅亭，已去其四，只有正中那座亭子，却仍然空着。

他们从容不迫地坐好，闭目养神，各不相望。

约有小半盏茶的时间，东方天边，忽放异彩，一道紫气，直贯天穹，白云如浪也似地滚滚而开，天地之间，就像是忽然点着了千万支灯火一样的明亮。

茅亭内的几个人，都由不住睁开了眸子。

那个清癯的老和尚，合十一拜道：“阿弥陀佛，幸会了！”

他拂打了一下身上的雪花，道：“时辰已到，我等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也就决定属谁了，老衲自知功力浅薄，不足卫珠，奈何职责所在，不得不滥竽充数，尚请各位掌下留情才是！”

和尚话声方落，那南亭里的乞丐，发出了一串怪异的笑声道：“老和尚你少装蒜，谁不知你‘飞云子’乃是出了名的狠，谁要是听了你的话，也就是上了你的当，你要是客气，干脆走你的，我绝不拉着你！”

和尚长眉一挑，冷然道：“贺施主，你仍是老脾气不改，老衲自会请教与你！”

那乞丐哈哈一笑，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几个谁又能含糊谁？”

飞云子面色一沉，正要发作，西亭内的那个老尼姑，却插嘴道：“飞云师兄你就少说一句吧！你我五年一会，何故为些口角，伤了和气……”

说着她转向南亭，对着那个老乞丐合十笑道：“丐兄你以为如何？”

老乞丐哈哈一笑道：“尼姑向着和尚，你们是一路的！”

说着一声狂笑，朝着偏北亭内的中年文士，大声嚷道：“孙兄，你说是也不是？”

北亭内那个中年文士，莞尔地笑了笑，不发一语，他身侧那个艳装少妇，却小声道：“这花子最是可恶，少理他！”

文士点了点头，他的洁白牙齿如雪一般的闪闪发光，这时他向着身侧少妇低声道：“贺天一是用‘飞波无相’神功，在探测我等功力，和尚尼姑，都着了他的道儿！”

说时，眉飞色舞，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味儿！

少停，他才含笑，道：“飞云大师，今日之战，照理该由大师领先，只是这位中亭主人此时不到，如错了时辰，如何是好？”

飞云子合十道：“孙施主，你且请放心，蒲大松乃是上届‘神剑’，此人生平言出必行，绝不会误此大事！”

南亭内的老乞丐，发出了一声冷笑，道：“想那蒲大松五年前相会时，虽是夺了五岭神珠，取得‘神剑’之封，可是此老昔年在滇时中有瘴毒，身有宿疾，这么多年了，此老还在不在世都很成问题！”

此言一出，众人不由大吃了一惊。那个白面秃眉的尼姑，双

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蒲大侠如不能到，我等来此也是惘然，此事如何是好？”

飞云子向着雪原之下，遥望了一眼，道：“老衲想，蒲大侠即使不来，这五年一度的天池之会，岂能没有一个交待？”

文士微微点头，道：“大师说得不错，我们耐下心来再等他一会，定有分晓！”

雪下得更大了。

在这丛岭断崖之间，有一道曲折离奇的羊肠小道，蜿蜒上去，可以直达天池。

这时候，正有一个高壮的少年，紧紧扣拉着一匹黑毛的小驴子，吃力地向着“天池”奔行着。

少年约有二十一二年的年岁，生得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英俊。

他身着一袭青色的紧身衣裤，外罩一领玄色的缎子披风，头上的风帽，垂有两条风翎，风吹起来，更显得英姿飒爽！

他一言不发地拉着小驴，脚踏实地地向山上行着，双眉紧皱着，看上去显得无限深沉。

小毛驴的背上，半坐半伏着一个白衣老人。

由年岁上看来，这老头儿可是年岁不小了。至少也在七十以外，他那皤然白发和胸前的长髯，看起来就和白雪是一样的白。

他用一只留有长指甲的右手，紧紧握住鞍上的把手，身子向前倾斜着，像是很吃力的样子！

老人有着一双深陷含蓄的瞳子，双耳极大，紧贴两腮，看起来很具福相。可谁又会知道，他是一个病人，一个垂死的病人！

他那微微长形的脸上，展露出一团黑色的阴影，在小驴背

上，频频喘息着，看来确是可怜！

这时，他咳了几声，伸出一只手道：“天河，你先停下来……”

少年站住脚步，惊异地望着他道：“爹，有什么不对么？”

老人皱着眉，仰视着穹空，叹了一口气道：“孩子，我有重要的事情，要交待你，你……你要留心地听着！”

少年目光中隐藏着泪痕，闻言之后，他点了点头，老人指了一下附近的崖石，哑声道：“我们到那边去说，雪太大……”

黑衣少年遵命把驴子拉到了一边，二人立在一块凸出的巨石之下。

老人定了定神，才道：“我恐怕等不到上去了……”

少年闻言，不由得突然跪下道：“爹，你老人家这是何苦？我们回去吧，咱们到凉州去……”

老人冷冷一笑道：“亏你还是我蒲大松的儿子，竟然说出这种没有出息的话，你真是气……气死我……了！”

少年流泪道：“我不忍心看你老人家这种痛苦的样子……爹，你把‘五岭神珠’交给我送上去，由他们争去算了，何必非要保留住它呢？”

老人闻言，双目一翻，气得面色发白。

他频频地挥手，道：“好孩子，这是你说的话……蒲大松没有你这不肖的儿子，你走……你快给我走吧！”

少年吓得忙站起身来，扶着老人欲倒的身子，惊慌地道：“你老人家千万不要生气，我只是在为你老人家的身子着想……”

老人挣开了少年的手，厉声道：“你听着！‘五岭神珠’绝不能让外人得去。我死了，就该由你接上，你要是得不到‘神剑’之封，就是我蒲氏门中的罪人！我就是死了，也不会瞑目！”

少年打了一个冷战，可是这几句话，不禁又激发起他大英雄本性，当下点了点头道：“孩儿当拼一死，卫此神珠，留住‘神剑’之封号，爹你可以放心了！”

老人闻言面色稍霁，颌首道：“你应该知道，我们蒲氏门中，自你祖父起，卫此神珠，已有六十个春秋，五岭神剑天下知名，如果你失去了它，你就是我蒲家的不肖子孙！”

青衣少年面色沉重地点了点头，老人看了他一眼，道：“孩子，你有此自信没有？”

少年不由剑眉一挑，道：“孩儿可以以死相拼！”

老人嘿嘿一笑，道：“那又有什么用？……你且过来！”

少年便偎过了一些，老人上下打量了他甚久，忽然落下两行泪来，少年不由大吃了一惊，道：“爹！你老人家这是为何？”

这位一世奇侠，目睹着爱子丰朗的神采，喃喃地道：“你知道，今日你要会的，是些什么人？他们的武功如何？”

少年茫然摇了摇头道：“孩儿不知，但不怕！”

老人狞笑了一声道：“好大的口气，不要说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夫，就是为父，也不见得就是他们的对手，今日一会，这‘五岭神珠’以及我‘五岭神剑’的威名，只怕难以保全了……”

少年微微发怔，道：“这么说，孩儿就更不是他们的对手了……”

老人哑然笑了笑，比了一个手势道：“不要打岔，你听我说下去……”

说着，向外看了一眼，道：“我们的时间已不多了，你仔细听！”

他坐下了身子，接下去道：“五岭神珠乃是昔日赤松子传下的一颗至宝，后世相传竟成了武林中争相抢夺的一项荣誉，谁

持有这五岭神珠，就能让天下武林中人信服，无形中就成了江湖道上的一名魁首，被封为‘神剑’之雅号！”

他冷笑了一声，道：“这天池之会，每五年一聚，由五岳首领来此一会，如果谁的武功出众，那五岭神珠就该归谁掌管，谁掌管了这颗神珠，也就是天下武林的盟主……”

说着他一只手，拍了背后一下。

就在他背上，有一个用红绸子包着的锦盒，少年闻言吃惊道：“这么说，你老人家一直在掌管着这颗珠子……”

蒲大松冷冷笑道：“这么些年以来，我还不曾失去过这项荣誉……以你武功智慧，继承我的衣钵，本是可以，只是，你现在年纪太轻了，万万不是他们敌手，所以……所以……”

他结结巴巴地说道：“我不得不格外造就你……我这是不得已……”

少年不解道：“爹爹，你说些什么？”

蒲大松这时候已提起了精神，直起腰来，苦笑道：“我本来以为可以再多活几年的，谁知道……”

说到此，他脸上现出了一片灰色，牙关紧咬，道：“孩子，你可曾记得本门‘大开顶移神大法’么？你快地伏下身子来……”

少年打了一个冷战道：“你老人家莫非要……啊……不……不……”

可是蒲大松一双细白的瘦掌，已双双压在了他的天灵盖骨之上。

他气喘吁吁地道：“不要犹豫，气机一过，即使我再有此心意，也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说话之时，少年蒲天河，就觉得父亲那一双手掌爆热得炙人，一时由不住全身发热，面红心跳不已。

老人恨声道：“痴儿，痴儿，还不定下心来，想死不成？”

一言惊得蒲天河赶忙垂下了眸子，勉强收心凝意，老人那双手掌，这时更是热得怕人。

忽然，他哑声颤抖道：“舌抵上腭，开天门穴，快！”

蒲天河方自运功乍开天灵，舌翻上腭，就在他这两件工作方自完成的瞬息之间，一股莫大的劲力，其巨如山，其热如雾，猛地直向他天灵穴内直贯而下。

他耳边仿佛响了一声焦雷也似的，禁不住身子猛地一晃，差一点倒了下去。

驴背上的蒲大松发出了颤抖的声音道：“行了……成功了，孩子，你且闭目，静下心来，听我之言……”

他的声音，较之方才更柔弱了，可是他却显得极为兴奋，当时接下去道：“守中宫，引丹田，开任督二脉……”

“引气抬走四肢，过奇筋入黄庭！”

蒲天河一一照做，那炙人的奇热，果然就好了许多。

这一切就绪之后，他耳边听父亲慈祥的语音道：“现在，你可以睁开眼睛了！”

蒲天河蓦地睁开了眸子，却见父亲整个的身子，倒在驴背上，只见他通体汗下如雨，那袭黄衫，已为汗水所湿透，目光上翻，比之方才，竟像是乍然老了十年似的！

他不由一阵心酸道：“爹……”

蒲大松怒声道：“不要哭！”

蒲天河止住了声音，他用双手，把老人抱在了手臂上，蒲大松喘息着道：“时候差不多了……天河，我要你看一看，这是一个奇迹，你现在功力比之方才，只怕大了……十倍还不止，你试试给我看……”

他说着，脸上带出一种说不出的快慰情绪，何尝像是一个